

面向未来的《智能社会研究》

邱泽奇^{*}

祝贺《智能社会研究》顺利创刊！

一部新期刊的创办，一定来之不易，值得祝贺的是它及时回应了几方面的社会呼声。

第一，与工业社会初期类似，人们正面临生计与生活的重构。当下的技术环境和技术条件足以使每个人都联结整个人类社会，但我们依然生活在主权国家的组织体系之中，这无疑构成了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困境，即身体物理空间性和社交多维空间性之间的悖论与冲突。第二，如今各种智能环境已远非我们的祖先所能想象的了，人们已经处于技术充分智能的社会。但与此同时，所谓“1% VS 99%”的现象比以前更加突出，现有的技术红利难以惠及每一个普通人，社会分化较之于工业社会更加复杂，甚至不断面临社会极化的风险。第三，人类也正面对一个与原初工业社会完全不同的、无法预知的未来社会。就人跟机器之间的关系而言，到目前为止的各种猜测和想象，都仅仅是局限在技术层面的逻辑推理和理论演绎。未来究竟如何，充满着高度不确定性。以战争为例，传统认知对冷战与热战的区分已完全不适用于智能时代。那么，未来战争到底会呈现何种样态？我们不得而知，却又不得不努力做好预判和准备。

在这样的变迁进程中，《智能社会研究》的创办有望对我们理解一个崭新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多契机。这部期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优势，也是更值得期待的特色，那就是它跨越了传统学术期刊的单学科性，是一部凸显“文工融合”“文理融合”的跨学科期刊。这实际上也符合目前国家对学科发展的总体倡导，即建设“新文科”“新工科”“新理科”。眼下，各类高等院校也在重新理解基于专门化理念的学科划分。相比于以往工科院校普遍忽视文科发展的状况而言，《智能社会研究》的创办如果能够凸显“文工融合”“文理融合”的新发展趋势，无疑会对整个学科转型和学科建设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带来学科发展新范式的示

^{*} 邱泽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范效应。这不仅对工科院校的文科发展是重要的,而且对所有高校、科研机构重新理解文科以及各学科之间的关系也是重要的。

编委会的构成已经表明,《智能社会研究》不仅是一部跨学科的学术期刊,也与业界有着紧密联系。学术界,尤其是文科学术界“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状态已经很久了,让学术脚踏实地,回归人类的生产生活,有助于将头部企业对新技术的发展以及对人类社会的关怀纳入学术期刊的视域之中,非常难得。

就具体的创刊建议而言,我想提出以下三点:

第一,学科藩篱依然存在。每个学科都会以自身为中心,凸显自身重要性,这类似于我们每个人都有“夸自己”的本能。那么,跨学科的期刊如何“夸自己”?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期刊需要有足够开放的心胸,垂听和理解不同学科的道理,每个学科的专家都要容许其他学科的人把话讲完、讲透,容许其他学科的人讲自己不爱听的话。

第二,建议期刊主办方提供足够宽容的环境。工科院校容易形成“工科帝国主义”,容易形成对文科的歧视。这并非工科学者的狭隘,而是因为工科理解的东西通常“看得见”“摸得着”“能落地”,而文科理解的东西更多直击人们的心灵和认知,需要按照思想实验的逻辑进行,在某些情况下不那么“看得见”“摸得着”“能落地”。因此,无论在学校层面还是院系层面,都应该给这部刊物足够宽容的学术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

第三,建议《智能社会研究》编辑部练就足够敏锐的洞察力。未来社会是一个人和机器并存的社会。当然,人们对这种并存有不同程度的理解,即存在从“零”到“一”的连续统:如果“零”的一端主张机器是属于人的,并且机器是在助人,那么我们会发觉,人的身上其实有很多非人的东西早就存在,例如眼镜就是非人的东西,大家用的手机更是非人、非生物性的东西;如果“一”的一端主张人与机器能够足够平等地存在,那我们的编辑们也应该有足够的洞察力,去洞悉未来社会哪些东西是重要的,哪些东西是根本的,哪些东西是需要我们长期关注的。培养面向未来的眼光,展现面向未来的学术研究,打造面向未来的学术期刊,是我们对《智能社会研究》的期待。